

芝苑結友录



日本
郭光甲





芝
苑
結
友
采

日本 郭光甲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一九八七·北京

艺苑结友录

日本 郭光甲 著

中国**友谊出版公司**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 $\frac{1}{32}$ ·2 $\frac{1}{2}$ ·41,000

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
社目：增185-103⑥ 统一书号：10309·175
ISBN 7-5057-0016-2/I·2 定价：0.70元

责任编辑：黄志平

装帧设计：葛 骞

封面题字：紫 玉



作者(右, 饰杨四郎)与著名京剧演员李玉芙合拍《四郎探母》戏剧照。



作者(左)与著名京剧演员尚长荣先生合影。



作者(中)与著名京剧演员耿其昌、李维康夫妇合影。



作者(左四)与《茶馆》剧组在
“八仙阁”留影。



作者与著名芭蕾舞演员白淑
湘女士(右二)以及外国朋友合影。

乡音(代序)

—

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唐朝诗人写下的这首绝句，流传至今，具有无限生命力。对我来说，它更引起共鸣，产生一种特殊的亲切感，诗中描写的那位“来客”，经过多年的颠沛流离，如今，一旦重新踏上曾经养育他的故土，所见所闻，与我是多么相似啊！

我出生在山东省烟台市附近的福山，是庄户人家的孩子。1934年，我刚满十五岁，贫困的父母再也维持不了一家五口的生活，加上兵荒马乱，土匪逞凶，只好把我托付给一个亲戚，请他捎信给在日本大阪做饭馆生意的叔叔，去那里谋生。当我只身一人登上东渡的轮船，眼望渐渐消逝的海岸，想起远在故乡的亲人，想到此次飘洋过海或许一去不返，迎接我的将不知是怎样的命运……就再也按捺不住心底的难受，失声痛哭。那种生离死别的滋味，至今回

忆起来，仍记忆犹新，历历在目。

从这以后，我便开始了侨居日本的生活。先在叔叔的店堂里学徒：接客、洗碗、买菜、送饭，事事留意，处处看主人的脸色，稍不小心，便会惹来一顿打骂。一连几年，穿着从家里带来的一套衣服，靠一双侍候人的手换来的工钱，还顾不上自己的温饱，有时夜里冻醒了，不由想起了远在家乡的父母。为了谋生，取得立身之地，我在痛苦中挣扎，在艰苦中奋斗，以后终于当上了厨师，常奔波于大阪、神户、东京，其间几次濒临破产，又经台风、地震、战乱的袭击，终于在大阪站稳脚跟，独自经营“八仙阁”饭庄，有了自己的产业，真是步履维艰，岁月坎坷！人生之路漫长而又遥远，甚至来不及更多地回首往事，又要为摆在眼前的生计奔波，弹指一挥，异国飘零五十载，海外游子白了头。

尽管我在日本已经生活了半个世纪，我却一时一刻没有忘记，我是一个中国人，我还有一个更大的“家”，那就是我的祖国。做为炎黄子孙，我多么怀念家乡的山山水水，一草一木啊！那里，长眠着我九泉之下的父母亲人；那里，有我儿时的伙伴，我们曾一起去海滩游戏，去井台打水，去村外砍柴……我梦想着能长出一双翅膀，飞回到他们身边！这种机会终于来了，1972年，中日两国建交，恢复了正常关系，就在这一年，我带着孩子们回到祖国大陆观光，

专程探望了阔别多年的福山老家。1974年，缔结了中日航空协定，我回国探亲就更方便了。1984年5月，我随着日本大阪华侨山东同乡会回国观光，从烟台到福山，从城里到乡下，一路所见，到处都在搞现代化建设，到处都是家乡人民响应国家号召，为城市开放积极奔忙的生气勃勃的景象：港口在扩建，机场正动工，群山环绕的水库，连贯城乡的长桥……人民生活富足起来了，农贸市场货物堆积如山，穿着入时的农民拥挤着买回他们的生活之需，大道上有人骑着摩托车去探亲访友……我寻根来到我出生的小村庄，只听队办企业的厂房里传出机器的轰鸣，只见一座座整齐宽敞的农舍，花团锦簇，窗明几净，屋里摆着沙发、电视机、洗衣机……我的那些少年朋友，早已是儿孙满堂，我们相见，先是连连拱手，庆幸在有生之年又能得以团聚，接着他们便争着拉我去家里喝接风酒！只有那些躲在爷爷身后的小子孙们，探出头来，忽闪着大眼睛，陌生地看着我这个穿西服的外来客。泪眼蒙眬中，我蓦然想起那首唐诗，此情此景，不正应验了那些悲喜交集的描写吗？

酒宴时，乡亲们说：“年过花甲，难为你回来。”我说：“这是我家啊！”大家更亲密地靠拢我说：“听话音，还是本乡本土，自家人。”一番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，我们心心相印，开怀畅

饮，聊叙别后。坐在庄户人新建的客厅里，沐浴着故乡溶溶的月色，就象儿时从外面回家又扑到母亲温暖的怀中。是的，人已垂暮，却乡音未改，此时此刻，我是多么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啊！

二

异国几十年，我不仅说乡音，也在听“乡音”，看“乡音”，学“乡音”，热爱祖国的传统艺术在我心里深深扎根，我热爱它，它陪伴我。

记得小时，父亲常在劳累一天之后，或在农闲时节，带我到村里祠堂前的空地，和乡亲们一起吹拉弹唱。大伙儿亲切地称这里为“同乐处”，其实那无非是穷苦的庄户人为了寻找暂时的安慰，凑在一起热闹热闹。父亲上过几年私塾，又从唱“野戏”的流浪艺人那里学来几段唱词，自然成了娱乐活动的中心人物。他会打京剧锣鼓，唱上几句也有板有眼，时而还指手画脚忙于教戏。我在一旁边看边听，日久天长，渐渐也对《打渔杀家》、《捉放曹》、《乌龙院》……发生兴趣，从此，再也忘不掉戏里的萧恩、宋江、黑包公……

后来东渡日本，开始几年拿不到多少工钱，好不容易熬到学徒期满，正式成为店员，才有了假期，带着省吃俭用攒下的薪金，回国探亲，

办了婚事。手头虽然拮据，我还是不惜破费，买了几本《戏考》，还买了梅兰芳、余叔岩、马连良等著名京剧艺术家的唱片，每每闲下心来欣赏他们的精彩唱段，其中真有无尽的乐趣！经常是夜阑人静时，在自家屋里，待妻儿睡下以后，我蜷曲灯下，细读那些引人入胜的戏剧故事，或听上一段韵味十足的唱段——来自故土的乡音，萦绕胸间，熨贴着游子之心。我虽然没有老师，久而久之，却也能跟着留声机应声哼唱。旅日华侨当中，喜好京剧者不乏其人，逢年过节，或是结婚办喜事，大家便自动相聚，或是清唱，或是干脆穿起戏装，凑成一台戏，演上一场以表庆贺。我们同是中国同胞，兴味所至，寄托着大家深沉的乡思，在许多日本朋友看来，我们又是何等痴情啊！

一个偶然的机，我又意外地从香港得到了一些录有相声段子的唱片，头一回知道了侯宝林、郭启儒两位相声表演艺术家的名字，他们幽默大方，谈笑风生的表演，令人捧腹，令人叹服，真是百听不厌，立刻引起我极大的兴趣。此时只经“耳濡”，尚未“目染”，却已经使我为他们高超的艺术而折服了。由于经常品味，多少得知了其中的一些奥妙，象《空城计》、《戏剧与方言》、《改行》等这些脍炙人口的相声段子，我几乎背得滚瓜烂熟。祖国的相声艺术，又给我输送来一条重温“乡音”的渠道，欣喜之余，我

暗自思忖：这或许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吧！

1956年，卓越的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率领京剧团访问日本，我做为旅日华侨代表，十分荣幸地参加了接待工作。他表演了《霸王别姬》、《贵妃醉酒》等剧目，舞台上他那雍容华贵的台风，洒脱优美的身段，曲折婉转的唱腔，使我如醉如痴，在周围热烈的掌声以及接二连三的谢幕中，我强烈地感受到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，祖国的“乡音”给我们华侨带来的光荣，自此，我热爱祖国传统艺术之心，也更加炽烈了。

随着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大，特别是1972年中日两国建交以来，祖国的艺术表演团体赴日演出的机会更多了，这使我有可能结识不少来自祖国的亲人。祖国经历十年动乱，不断拨乱反正，欣逢盛世，我们华侨归国探亲再也不象“四人帮”时期那样遭到冷遇和歧视了，这又使我在国内各地结交了很多艺术界的新朋友。故土难离，乡音未改，大家欢聚一堂，谈得十分投机，有时，我还把从留声机里觅来的东西，现卖出来，当着朋友们说唱几段，以此答谢他们的友情和关怀。有人劝我，不妨动笔写一写这年和艺苑朋友们的交往。大家的鼓励使我跃跃欲试了，虽然才疏学浅，还是想记下些可以作为留念的东西，便考虑以“艺苑结友录”为名，“零打碎敲”地勾一勾那些较为熟悉的

朋友们的轮廓以及个人的感受，于是就有了这本集子的写作。但愿我写成文字的“乡音”，能不负朋友们的期望，请读者诸君指教。

稿成后，承蒙《北京晚报》辛述威先生修改润色，谨致谢忱。

目 录

记侯宝林先生·····	1
记郭全宝先生·····	7
记张君秋先生·····	10
记李万春先生·····	18
记方荣翔先生·····	26
记尚长荣先生·····	32
记石维坚李玉芙夫妇·····	40
记耿其昌李维康夫妇·····	49
记《茶馆》剧组·····	55
记登上世界舞坛的我国芭蕾小组·····	61

记侯宝林先生

“未见其人，先闻其声”，我最初是从唱片里知道侯宝林先生的。听他的相声段子，真是一种绝妙的享受。凭他说、学、逗、唱功夫，凭他驾驭语言的才能，竟然使听众忍俊不禁，哄堂大笑，他越是严肃认真地扮演其中的角色，越是叫你觉得角色的可乐，有时又在笑声之余让你感到不好受，心里发酸，同情角色的遭遇，我觉得他是可与卓别麟相提并论的天生具有幽默感的喜剧大师。他的艺术使我迷恋，久而久之，我成了远离祖国的侨胞之中的相声迷。

1979年我归国观光，住在北京华侨大厦，通过一位记者朋友的介绍，第一次有幸见到侯先生。我没有想到，坐在我面前的这位颇有盛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，对我这样的无名之辈，竟是如此亲切、平和，没有丝毫高傲之举。交谈中，我象遇到知己一样，向他述说我侨居日本五十年的坎坷经历。侯先生很专心地听着，然后感叹地说：“干我这一行，其实也是‘饿’出来的，你听我说《改行》，那里面也有我的辛酸。”我这才得知，他的身世原来也是很悲惨的——他自幼失去双亲，在养父母家里长大，为了糊口，先

学京戏，后改学相声。旧中国，相声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，只能在北京天桥、鼓楼的集市上摆地摊，有时拼死拼活累了一天，也挣不下两顿饭钱，还要受流氓恶霸的盘剥。以后他就在天津、北京的游艺社里卖艺，直到解放，生活才算有了保障，加入了中央广播说唱团，还多次进中南海，给毛主席、周总理表演。他说：“咱们俩一在‘天南’，一在‘海北’，都是苦命人。要不是粉碎‘四人帮’，怕是一辈子也甬想凑在一块儿！”

我们一见如故，感情十分融洽，他邀我去他家做客，特地给我表演“白沙写字”的绝技——只见他握起一把捻得很细的粉状白末，在桌面上均匀地挥洒，立时眼前便显现出遒劲醒目的字体。他诙谐地说：“我文化不高，书法更与我绝缘，谁家现在要有‘侯氏墨迹’，算是珍贵文物了！这‘白沙写字’是我最近才捡起来的，过去好多老艺人都会这手，功夫比我可硬多啦！”他毫不见外的真挚态度感染着我，我也坦率地说：“侯先生，说相声您是我求之不得的老师，我‘照本宣科’，也听会了几段，很想当面试试，请您指教。”他谦虚地表示“不敢当”，后来就爽快地答应了。我于是不怕献丑，捧逗兼职，说了一段。他听后鼓励我说：“听您山东人说相声，别有风味。要有机会，我陪您见见观众！”果然，几天之后，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，席间，侯先生约我合说了一段《夸丈夫》，受到了来宾们的欢迎。